

草木散记

花信风，消息树

何频

中原和北方地大，乡土树嘉木好树林林总总，多得一口气数不过来。落叶的，常青的，显花隐形花，吃开吃不开，此时兴彼时废的，杂树种种，若“海棠无香”“鲟鱼有刺”，我吧，我为一直没有得到世俗青睐的楝树抱屈。

楝树，本不逊于槐与桤、泡桐和梧桐的，然而，刻下讲排场的行道树与公园，大小绿地，没有听说特地栽楝树办楝花节的。就是农村，大河两岸的乡镇春日赶会，一会接一会，无论二月二还是清明会，正是植树季节，会上卖杨树，卖桐树，卖法国梧桐，卖各种花木果树种，不曾遇到卖楝树树苗的。

楝树就像我身边颇有才气而被埋没之人，历代都有这样的人。

但我熟悉楝树，四处记录楝树，以亲近楝树而欢欣。

因为豫北和南太行地带多楝树，老人家叫它苦楝树，美其名曰铁皮楝。旧年栽树图实用，农村造屋盖房，木梁木檩，苦楝树速生且长得直，用作檩条不去树皮，结实而不生虫蛀。农忙下地收麦子，大太阳火辣辣，生产队派人从深井里放出水，凉丁丁的并拔凉水，放点糖精，送到地头让人休息解渴。山路颠簸，怕水溅了，担水人抬抬手够俩楝树头，一边一个，用翠绿的楝树叶子遮在水桶上。夏至或端午节围女回娘家，看望父母曰“瞧麦罢”，麻辣烫(油条)篮子遮盖楝叶避虫蚊。是的，人们也采楝叶或臭椿的叶子喂牲口……那时候唯独不太注意楝花。

北京楝树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俞平伯夫妇随学部“五七干校”到豫南下乡，住息县包信集农家，轻微劳作管搓麻绳，随遇而安的“古槐书屋”主人，稀罕楝树，仔细打量楝树，向当地人询问楝树生长情况，并作《楝花》诗二首：

天气清和四月中，门前吹到楝花风。
南来未识亭亭树，淡紫英繁小叶绿。

此树婆娑近浅塘，花开飘落似丁香。
绿阴庭院休回首，应许他乡胜故乡。
楝树开花并散发浓烈香味，给了趑趄跟跑中的俞平伯些许慰藉。

我发现楝花的好，已是来到郑州之后了。1980年代后期，首次住到新建的公寓房，隔着郑州工学院的校园，背街乡村风貌，夹道植楝，春暮楝花盛开，隔窗熏人。南风阵阵吹过，楝花雨下翻波浪，沿着马路牙子聚合楝花花屑，似层出不穷的黑白蚂蚁搬家过路。

越十年，我于千禧年到来之前，赶上福利分房，甘草居乔迁北三环。冬日城郊一片昏黄，于路北荒疏的果园里，散步时我发现从生楝树苗似秀竹。小区搞绿化，顺势请工人把楝苗移过来，交叉遍植大院里。我是一楼东户靠墙接地气，自然栽楝南窗边。苦楝、白玉兰、构骨常青，高低错落织新景。可是，白玉兰三五年就枯干了。楝树活泼，很快撑起绿伞。一年一花，花开花落，小树变大树，亭亭如盖。楝树隔窗与我厮磨，彼此成为知心朋友。不料2014年夏天，8月初早晨一场大风雨，狂风吹倒了我的楝树。这还了得，妻子用花盆里自生的楝苗补上，如今小苗复成大树，曾经的爱楝还魂于此楝。不止甘草居，当年的第一代楝苗，刻下在大院四周，大树还大。树

长人也长，人由中年近老年，吾愈发陶醉平伯老咏楝花那微醺的境界。不刻意打理它的细节，看它逐年栉风沐雨长大，没有动辄用尺子度量。我喜欢打比方作比喻，如，我的楝树水桶粗——老藤粗若象腿——二代楝已经五六拊不止，等等。

二十年间，围绕南窗之楝，人事世事风雨事，反复复复。楝树周围，有过白玉兰小蜡，夹竹桃和柿子，桃花香椿，芫兰何首乌，九里香小棕榈……但去年以来实行老旧小区改造，楼房加装电梯，工人开着机器开足马力施工，顿时翻江倒海，满目狼藉。为加快速度，移树栽树也用机器，不少大树挪窝子被冷酷机器连根拔起，失了精气神，倒栽很多却很少成活。

我却有幸保留了楝树。大院经过凤凰涅槃焕然一新，工人还特地为此楝加装了可以坐而休憩的时装护栏。不仅如此，原来栽在大院周边靠墙的楝树，大楝树老楝树，大半也得以保留。又是楝树开花时，面对绿树婆娑回首往事，从小时候在山里贪图楝树楝叶之形之实用，现在尽情欣赏楝叶楝花的秀美美丽，我是楝树友，我为获得楝树精神而欣慰。

书里说树，笼统说的多。例如公园里为树木挂牌，说乌桕生于长江流域，楝树生于黄河以南。实际上，楝树从河北河向南，南向趋暖更多。与苦楝相对应没有甘楝，却有味带清香可以榨油食用的黄楝树黄楝子。同样黄楝树黄连木，与苦楝结伴愈南愈多。太行山南北走向略东北打西南，北头龙首是长城居庸关，那边龙尾，在济源孟津小浪底水库和伏牛秦岭相衔接。南水北调大渠两头，有苦楝有黄楝，浙川有新石器时代的黄楝树遗址。秦岭南坡，广元剑阁剑门关，有老黄楝夹道，成就另一番“锦官城外柏森森”庄严之境。楝树消息树！太行山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有楝树黄楝树生长为证。

明人杨基，于吴郡吟《天平山中》：细雨茸茸湿楝花，南风树树熟枇杷。徐行不记山深浅，一路莺啼送到家。

我在苏州和太湖周边，看过梅花看过收橘子，总错失枇杷成熟时节。今年3月到广州，旧地重游，遇见红木棉黄花风铃羊紫荆开花，它们和楝树一并开花。粤人叫楝树为森树。春分前，羊城白云山和花都区，一南一北楝花盛开，芒果龙眼荔枝，亦三花齐发。大学同学喜相逢，我们几个在花都的丘陵上喝酒摘枇杷吃，又酸又甜滋味鲜。末了，炎章兄特地赠我金粉枇杷图作纪念。廿四番花信，始梅花终楝花，其间还有麦花。河洛民谚：“楝花开，吃烧麦；楝花转，吃碾转。”立夏之际开楝花，已经灌浆半成熟的青青麦穗，经野火一燎，用手搓了吃，新鲜麦粒仿佛龙井扁片茶，与其他绿茶相比，有种轻微而适中的焦火味，很独特也格外好吃。南风之薰兮，花开半月许，麦仁儿更饱满且有韧劲弹牙，及时采一点制作碾转，拿醋蒜汁水调了吃，为一季传统尝鲜。如今，老家人在郑州的小区里，支起石磨盘制作碾转，没有驴拉而是电动磨盘。碾转不独河南有，扬州和苏北一带的冷蒸，也是碾转的姊妹食品。郑州楝花石榴花夹竹桃花，三花并开，夏热的帘幕由此开启。

楝树孤独乎？楝不孤也。楝树委屈乎？楝不抱屈。

说了这么多，是说文人和楝花楝树自古多缠绵。“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。”虽说楝树多靠野生逸生，自然出生，但分明有园林之楝是特地种植的，如今之苏州沧浪亭之冈阜高头的老楝树，当年之曹寅之楝亭。台湾爱国诗人、文史大家连横更多次咏楝花——

嫣红细嘴桃花曲，飞白闲吟柳絮词。
莫遣春风过廿四，寻芳正是晚春时。

番风才过楝花天，两岸垂杨尽著绵。
刻意留春留不住，落红飞上酒人船。

楝花十里接城南，榭事重修上碧潭。
一舸归来大溪口，楼头正见月初三。

2023年4月8日于甘草居

祖父是“泰”字辈，“泰”字辈有泰顺、泰金、泰高。泰高是祖父的族弟，我叫他泰高爹。

祖父和泰高爹并不好。听祖母说，泰高爹有一次和祖父吵架，跳起来大喊：我要牵牛到你坟头吃草！

多年以后我读《左传》，看到秦穆公对蹇叔说：“尔何知！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！”马上记起泰高爹的话。无论高贵国君还是乡野小民，咒人时那种燃烧的愤怒之火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南畝村没有人不知道泰高。他是生产队的看青员。“看青”是大集体那会儿的词。生产队田地里的任何东西，水稻、油菜、小麦、绿豆、黄豆、棉花，这些庄稼在青苗时需要看护，防止牲口偷吃，防止有人顺手牵羊。

哪些是猪草，哪些是庄稼，并不难分辨，可乡里乡亲的，有时顺手扯一捧紫云英，谁能拉得下脸？生产队找到了泰高爹。泰高爹觉悟最高，他看青，不管什么人，集体的一根草也不能拿。

去田野里“讨”猪菜，我有一把专用的小铲子，还有一只小竹篾篮。十岁前，放学后，我常跟着姐姐去田埂上挖猪菜，拉拉秧、灯笼泡，遍地都是，嫩的蒲公英猪也吃。荠菜最好，我们称荠菜为“地秧菜”，挖到一棵地秧菜，能开心好半天。每次挖到地秧菜，姐姐都要唱歌：

地秧菜，掌锅台。“二爹爹，娶了一个二奶奶。又好吃，又拉屎”（仅记音，意为“显摆”）。

地秧菜贴着地面长，很谦卑的姿态。我无法将它与既贪吃又惹人厌的二奶奶联系起来。“是谁家的二奶奶？”

“泰高爹家的。”有人胡乱接话。我从未见过泰高爹家的奶奶，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家奶奶已经过世了。泰高爹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金翠姑姑和银翠姑姑。银翠姑姑有个儿子叫春林，我们在一起上学。那时候，银翠姑姑一家还住在泰高爹家。

冬天的水塘，一派荒芜，干涸的塘底，只有黄泥。春雨一来，地上就绿了。那些马齿苋、苦苣菜，你都不知它们原来藏在哪里，转眼铺满了大地。

风在天地之间吹过，庄稼低伏在地

里，云彩飘落在天上。我有时仰卧在田埂上、塘坝上；有时弯下腰，将脑袋放在两膝之间，庄稼和天空就会颠倒过来，跑过来的小伙伴也是倒的。

野地里最能吸引人的是桃树秧。它比野菜高多了，在春风里有点羞涩地展开身姿。它是那么清秀，苗条。我们用小铲子围着它根部挖一个大圈，连土一起小心挖出来，栽到自家庭院。可惜这种移栽多半不能成活，但每年春天我们都多次做这种尝试。那时并未作“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庭阶”之想，只是贪图它哪一天能结出嘴角红艳艳的桃子来。

到了黄昏，万一有人的竹篮里还没满，我们就想到了生产队里的草籽田。草籽有文雅的叫法，紫云英，它的花有红有蓝，我们叫它红花草、蓝花草。趴在田埂上，一骨碌滚到田间，抡圆胳膊三两下，草籽苗就填满了篮子。

有人贪心，还要在田里逗留。听得田埂上一声喊：泰高来了——

蛤蟆跳进稻棵也没这么快，蛇在水面“犁”过去也没这么快。

泰高肩头总是扛着大铁锹，人在，锹在。他一套黑衣，黄榆木锹棍斜插肩头，钢锹刀刃寒光闪闪，黑、黄、白三种颜色在庄稼地里无声飘移。等你发现他就在附近的田埂上时，一股寒气从脚心上升。

晴天丽日，泰高扛着锹过来，天马上就阴了。他的钢锹不只是威吓，他真的会用。发现有人“偷青”，一锹下去，竹篾篮斩为两截。一捧草籽能值多少钱？一个竹篮值多少钱？泰高不管。他下手准、狠、猛。竹篮断了，是一项重大的财产损失，回家肯定要挨打。大家恨死了他。但偷青总归不对，大家又怕

晴天丽日，泰高扛着锹过来，天马上就阴了。他的钢锹不只是威吓，他真的会用。发现有人“偷青”，一锹下去，竹篾篮斩为两截。一捧草籽能值多少钱？一个竹篮值多少钱？泰高不管。他下手准、狠、猛。竹篮断了，是一项重大的财产损失，回家肯定要挨打。大家恨死了他。但偷青总归不对，大家又怕



笔会

枕海夜归人

(国画)

季频

南风之薰

《渔歌子》的“子”是什么意思

李荣

有了小孩，也教了他们同样的“鸡兔同笼”的数学题，他们也觉得有趣。但是与他的小孩有一个最大的差别，就是杨先生一直记得这个题怎么解，而他的小孩没过多久就都忘记了。这是因为杨先生明白了这个题里的奥妙，与自己的脑筋有了共振，所以印刻在那里，擦不掉了。但还有另一种情况，与之相反，是因为有“问号”，老是挂在脑筋里，得不到妥当的解答。这个存在“问号”的东西，也会让人挥之不去，老记在上心。

“渔歌子”之于我，便属于后一种情况。去年疫情封控期间，除了居家工作之外，找了几本书穿插着翻翻，也算是散散心，转换转换心情。其中有一册，是施蛰存先生的《词学名词释义》。其中有曰：

《教坊记》及其他文献所载唐代小曲名多用“子”字。唐人称物之么小者为“子”，如小船称船子，小碗称盏子。现在广东人用“仔”字，就是唐风未改。曲名加子字，大都是令曲。……渔人的小曲，

就名为渔歌子。

嘿，答案得来，全不费工夫，而且施先生的文笔，又是那样活泼而且风趣，更是让人欣喜。上面所记记忆深刻的两种情形，现在我是“占全”了：那个“问号”，让我至今记得“渔歌子”这个词牌名；而施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，“渔歌子”的“子”字，是“小”的意思，“渔歌子”即是“渔歌小令”。从此，我对“渔歌子”，不仅是记牢，而且是全懂了。

趁兴，又把二十四史里的《新唐书》翻找出来，看一看其中的张志和传记，又获知不少好玩的故事：

张志和，字子同，婺州金华人。始名龟龄。……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。十六擢明经，以策干肃宗，特见赏重，命待诏翰林，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，因赐名。

这个地方，我又记住了，因为留下了“问号”：为什么肃宗要“赐名”，让他改一个名字？是因为原来那个“龟龄”的名字不好听，不雅致，所以让他改，还是因为肃宗特别地看重他、欣赏他，用“赐名”的

方法来提高他的身份和地位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过这个“问号”，我记牢了，以后会一直留意去找那个答案。

传记又曰：

后坐事贬南浦尉，会赦还，以亲既丧，不复仕，居江湖，自称烟波钓徒。著《玄真子》，亦以自号。有书指者，为撰《内解》。志和又著《大易》十五篇，其卦三百六十五。

这里又记下了一个“问号”。为什么肃宗“赐名”，如此倚重他，却没过多久就闹翻了，借了事端把他贬谪到偏远之地？虽然不多久又赦免了他，让他回来。他却坚决不再做官，只在江湖上做一个“烟波钓徒”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《新唐书》语焉不详。他的好朋友颜真卿和他世交的后代李德裕，在他们各自为他所作的墓铭和叙记中，也看不出很明确的线索来。这个“问号”，以后也会留心寻找答案。

传记接下来几处，活画出玄真子鲜明的个性，世罕其匹。他“豹席棕屨，每

猪。泰高爹走过去，拿起锹，将锹口在青草上蹭蹭，刮去血迹，兀自走开了。

结根老婆用最恶毒的话诅咒泰高爹。最恶毒，无非说他没有儿子。没有儿子的孤儿，才会下手这么狠。

他是没有儿子，没有软肋，毫无挂碍，才敢这么做得罪乡党，还是严峻的个性损了他的福报，让他没有子嗣呢？

泰高爹忍受着乡里野蛮而严厉的诅咒，他是怎么想的，我无从知道。我只见他依然一袭黑衣，在青青的庄稼地里，扛着锹，脚底生风。

赤脚医生冯斌叔说，赶紧拉去大队部屠宰点杀了吧，救不活，心脏都戳穿了。

那头黑猪，不瘟不病，却以这种突然的方式終了。我后来走过结根家猪圈，都要朝里面看一眼，直到他家新捉了一头花猪。

包产到户以后，看青的事不存在了。每家每户有自己的庄稼，谁也不会去偷别人家地里的东西，那可不是公共财物。

泰高爹似乎有一点失落，不过，我几乎没有认真看过他的表情，印象中他总是黑着脸，从无疑笑。

泰高爹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村子里老人去世，都是泰高爹来“盖脸”。老人去世，亲眷要立即备水擦拭，趁身体柔软时换上寿衣。寿衣无论冬夏，都是七件，单衣、单裤、夹衣、夹裤、罩衣、罩裤、外袍，上四下三，一层层套好，一次性穿上。再穿鞋、戴帽，将逝者从床上移到门板上。最后，黄表纸盖脸。这叫“小殓”，一般在家举行。“大殓”“关灯”，才到祠堂里。

我记得泰高爹伸出大手，取黄表纸盖上逝者的脸，还要将逝者的脑袋左右摇动三次，为什么要摇脑袋，我不敢问。《仪礼·士丧礼》中有布帛盖脸的仪式，但没有摇脑袋的记录。这难道是泰高爹的独创？

整个丧事，泰高爹一般都在，忙里忙外。他指挥逝者亲眷用黄表纸折元文，定时上香、烧纸。有空了，他还去招待客人，倒茶水，发香烟。这时候，他就像一个普通的爷爷爹爹。

每次看到泰高爹在肃穆的气氛里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，我对他就生出了许多敬佩。“盖脸”无人取代，让泰高爹在村子里有了别样的威严。我看着泰高爹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，想：总有一天，泰高爹也会这样躺着，到那时，谁替他“盖脸”呢？

还有，老人去世，总有孝子(孙)在祠堂里停放的棺木旁守灵。如果泰高爹去世了，大约只有他的外孙春林来守灵吧。

泰高爹终于还是死了。那时我已经离开故乡外出读书。假期回来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，我问祖父，谁替他盖的脸？

没几年工夫，耕牛退出农田，犁田、抽水开始用柴油机了。祖父说，“你泰高爹的坟头长满了青草，我没有牵牛去吃过一回。他坟头上，黄鼠狼打了个大洞，去年清明，我用砖石堵住了。”

泰高爹死后，银翠姑姑一家搬回了夫家。我再也没见过春林。泰高爹的房子还在村口，长年锁着门。

又过了很多年，祖父也去世了。村子里新起的房子将泰高爹的老宅淹没。村子里的年轻人，已经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爷爷爹爹了。

垂钓不设饵，志不在鱼也”，那当然是隐者之风。但“帝尝赐妃婢各一，志和配为夫妇，号渔童、樵青”，却是把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关系，处理得恰好。特别是他说的两段话，一段是对着茶圣陆羽说的——陆羽问：“孰为往来者？”对曰：“太虚为室，明月为烛，与四海诸公共处，未尝少别也，何有往来？”另一段话是对颜真卿说的——真卿以舟敝漏，请更之，志和曰：“愿为浮家泛宅，往来苕、霅间。”既不乏山林之志向，又不缺凌云之气象，实在让人佩服，过目便难以忘记，可当得杨振宁先生所谓与自己的脑筋“同频共振”了。

看历史上对于玄真子这位高人的品评，大约李德裕的几句话最为贴切。他称志和“隐而有名，显而无事，不穷不达，其严光之比欤”。在隐显、穷达之间，进而有退，退亦有进，无往而不合适。李德裕的话字面上是说“大概可与东汉的严子陵相比吧”，而那股子气却似乎是“恐怕连东汉的隐士高人严子陵，也有一点比不上他啊”。其品评之高，可想而知。那么，对于玄真子这位人物，借着自己中学时那点小小的“牵挂”，不论知与不知、懂与不懂，看来都会一直地记牢留意，随机顺缘，在不知里求知，在不懂里懂起来。

古人有言：一物不知，儒者之耻。这当然是一种激励，但多少有点言重，听闻之下总让人感觉压力不小，容易消极、躺平。倒不如“执钩而饮河者，不过满腹”这样的话，更显积极而自然，知足却也并不便是满足了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